

## 裁春记

□龚达荣

梅雨染青了唐镇老街的瓦楞，永昌裁缝铺的铜顶针在玻璃台板上叩出轻响。檐角铁马忽然叮咚，惊醒了缝纫机抽屉里沉睡的线轴，那些缠着红棉线的木轴轻轻颤动，像被风吹散的旧年辰光。

小棠总记得裁缝铺门楣悬着的黄铜铃铛。三十年前它响得怯生生的，如同她攥着改小的碎花裙溜过门廊时，王师傅从老花镜上缘投来的目光。那时梧桐叶筛下的光斑在靛青土布上游移，蝴蝶牌缝纫机的铸铁踏板泛着冷蓝，母亲弯腰锁边的影子浸在晨雾里，和布匹上的萱草纹渐渐洇成一片。

而今玻璃橱窗成了时光的切片。左边挂着苏绣牡丹的香云纱旗袍，右侧悬着褪色的土布围裙，中间嵌着泛黄的“上海市先进个体户”奖状——那是1990年浦东开发元年，工商所给镇上首批个体经营者颁发的。奖状右下角还粘着干枯的梧桐花，那年小棠踮脚别上去时，王师傅笑说：“留着当书签，等娃娃考上大学。”

街对面新开的布庄飘来栀子香，穿斜襟衫的姑娘们举着油纸伞转圈，春雨掠过歇山顶，惊起檐角铜铃的涟漪。王师傅却总在申时阖上半边木门，取出八宝格里的锡茶罐。

茶烟袅袅中，那些蒙着灰的牛皮账本渐次苏醒：1985年给港商定制十套中山装，1999年接APEC会议志愿者服订单，2010年世博会那季绣完了三十八件牡丹纹……账本边缘的油渍里，还蜷缩着当年画样的铅笔屑。

深秋某日，老粮仓改造的云间美术馆送来件残破的龙纹长衫。馆长说这是从拆迁的戏班子旧址抢救的，“当年唱《浦东人家》的角儿穿的”。王师傅用镊子夹起蛀洞里的丝絮，忽然哼起啾呀的调子。暮色漫过绷着绸缎的檀木案台，人们看见他左手捏着新式裁剪尺，右手仍握着那柄包浆的竹尺——据说还是他师父在十六铺码头捡的船篙削成的。

腊月里小棠取订婚礼服时，正撞见染蓝头发的姑娘在给模特整理盘扣。阳光游走过旗袍腰身，投影在墙上的缠枝纹竟与旧围裙的针迹重叠。王师傅摩挲着要拆走的“永昌号”匾额，忽然说：“记得你娘在这里踩缝纫机，总哼‘我们的明天比蜜甜’。”他眼角堆起笑纹，“现在年轻人都在网上卖绣品，上个月还有个后生说要学万字不到头。”

婚礼那日春寒料峭。新娘子披着墨绿缎子穿过唐镇文化

公园，绣球花丛里打太极的老人们系着流苏剑穗，孩童们追着卖麦芽糖的担子嬉闹。摄影师让她倚在香樟树结痂的旧痕上，树影里突然晃出深浅不一的刻痕——“2005”与“2035”并列着，树皮裂缝中钻出嫩绿的新芽。

宴厅落地窗外，晚霞正将天际线绣成金红。玻璃温室里的绿萝攀着钢架生长，与复建的清代戏台飞檐构成奇异的重影。司仪说这是浦东三十五周年的献礼灯光秀，宾客们却看见王师傅站在非遗工作室的雕花门前，蓝发姑娘的描金笔在绸面上游走，而他枯枝般的手指正将红棉线，穿进新式缝纫机的针眼。

子夜离场时，老街正在更换路灯。暖黄的光爬上老裁缝的窗棂，照亮了蒙尘的“光荣个体户”奖状。

梧桐影在奖状上摇晃，恍惚又是那个把梧桐花别在奖状边角的午后。王师傅锁门的叮当声惊醒了什么，三十五年光阴突然从门缝里淌出来，漫过唐镇的柏油路，漫过蝴蝶牌缝纫机下的碎布头，漫过描金绣样的绸面，最终在浦东的晨光中凝结成晶亮的珠片，缀在了时代的衣襟上。

## 江对岸的那片热土

□石路

上海长江隧桥，把崇明与浦东连接在一起。原本崇明东对岸是长兴岛，长兴划入崇明后，崇明的东邻，便是烙下著名开发开放印记的浦东。

还记得第一次去浦东，是在千禧年之初。我是去那里看房子，想在岛外购有一套以备不时之需、自己居住的房子。几十年，在崇明岛上生活，交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，一旦有个啥事，碰巧遇上台风、迷雾或雷电天气，码头封港，许多人只能看看天，跺跺脚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所以，在岛外买房成为了一大选择。而浦东，又是我十分看重的一个地方。

那天，我从浦西去了浦东梅园、竹园新村，一个在陆家嘴板块，一个在潍坊路核心地段。那里交通、商业及其服务配套让我满意。虽说这两个社区房子都是80年代的产物，可我依然看好它的品质。然因当时房市红火，房源紧俏，加之我没时间东看西逛，看中的房子价格又谈不拢，所以在浦东买房最终成空。

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在吴淞买了房。可在浦东看房时的美好记忆一直伴随着我，尤其在当时沿途看到的许多开发区、项目工地以及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等，给我留下了“大干快上，时不我待”的印象。尽管自己买房未能如愿，可真实看到的浦东火热的场景，仍可说是一大收获。

2009年10月31日长江隧桥建成通车后，我去浦东方便了，机会也比平时多。那时，恰巧我所在农场社区新建镇不久。镇上组织领导班子前往陆家嘴街道学习取经。陆家嘴，一个我国金融贸易区的代表。当时，街道已聚集了各类金融机构数百家，商务楼宇好几十幢，辖区内已形成金融、贸易、商业、会展、旅游等多项功能，全年实现税收对于咱小镇来说，简直堪比天文数字。

东方明珠，这个上海标志性文化景观，每个来到此地的人，无不为之心动。在崇明的大多数人，去市区玩，东方明珠一定是打卡的重要地。与陆家嘴街道双方交流后，虽然，在经济上，我们难以企及，但在社会管理、队伍建设上，还是有互帮互学的空间。之后几年，镇里陆续派了几批居委会干部前往陆家嘴街道学习，一些好的做法也应用到乡镇社区治理实践之中。

浦东开发开放是建设者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继在陆家嘴街道学习后，我们还曾前往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办公室旧址参观学习。这里原先是浦东文化馆的一幢两层小楼，1990年在此成立浦东开发开放指挥部。序厅上，有这样一句话写道：“浦东开发开放，

从这里开始。”资料显示，开发办的18间办公室大小一样，陈设也大致相同，几张木桌拼在一起，旁边围着一圈凳子和椅子。100多名工作人员，桌子只有几十张，平均每个人大概只能分到一个抽屉，勉强放置自己的私人物品。而浦东大大小小的工程规划，却在这里紧锣密鼓地进行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141号是一种纪念，更代表着一种浦东精神、浦东速度。

江对岸的那片热土始终激励着我们。正因为两地距离近，走过、路过，便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它的日新月异，蒸蒸日上。后来，我们又去过浦东高东镇、周浦镇等地学习取经，又邀请过浦东的一些街镇前来传经送宝。这对于我所在的东平镇发展，着实起到了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的作用。

这些年，我自己除了去市区路过外，也到过浦东好多次。一次，妻子经介绍去浦东公利医院做肠胃镜，我陪同前往。头一天去，配好了泻药，在附近宾馆住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医院。整个流程下来，感到有条不紊，没有预想中的慌乱与不安。更让人高兴的是，肠胃镜结果一切安好。妻子有点不信地说：“不少人做出来，都有息肉，我怎么这样干净？”我说：“报告上白字黑字写得很清楚，这主要得益于你平时吃东西健康。”我也在这家医院看过病，那天去挂的是感染科门诊。医生询问了病情后，给我开了几张血液化验单和B超检验单，并配了药。随后，那医生说：“你明天有空的话，我给你约专家门诊。”由于我第二天有事，就婉言谢绝了医生的好意。我对妻子说：“看来，你弟弟给你推荐的这家医院真不错。”妻子说：“他之前在这家医院开过痔疮，也是经人介绍的。”

去年11月，我和妻子还有两个舅子，去市区探望我病重的岳母。回崇明途中，去了我大舅子所在的浦东杨园。他在这里住了20年。中午，我们几个人在一家名为“杨园人家”就餐。这家饭店的老板是沪上知名大饭店学徒出身，与我大舅子关系挺好，关键是本帮菜烧得好。街上，各种商家鳞次栉比，好不热闹。大舅子说，这里的居民，较多是动迁而来，他们早已适应了现在的美好新生活。前几年，我大舅子在崇明老家开了一家农家乐，取名“新杨园人家”。我想，他更多的意思，已经写在这家店名上了。

长江隧桥，拉近了崇明与浦东的距离。江对岸变化，似一幅时光之笔绘就的宏大画卷，激荡着更多人心。隧道深邃，尽头在铺展美好远方；大桥耸立，春风在挥送千帆竞发……

## 大海远去

□詹超音

明洪武十九年，惠南方城距海很近。那时的城墙，仿佛是海的一扇窗，站在这窗前，放眼望去，便能看见那波光粼粼的海面；竖耳倾听，便能听见那潮声起伏的乐章。我小时候，徒步去看日出的距离约莫有8公里，有公交，但等车的时间总是让我错过了那日头初升的美景。如今，道路多了，走哪条到海边都有30多公里，这也不算太远，驾车过去，只需片刻。

海还是那个海，色泽依旧，大张旗鼓地来，大摇大摆地退，它的性格从未改变。

过去，小螃蟹千千万，万万千，人至速速入洞，人过随即出洞，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生活。现在，有一两只在人前爬动就会引发大呼小叫。过去，蚬子窝在沙里，稍有动静纷纷合壳，流出来的水柱暴露了它们的存在，遍地都是“存在”。现在，踩哪都不见动静。过去，不计其数的弹涂鱼敢与人周旋，任凭追逐，现在它们全员躲进了芦苇荡……

长江大力运沙，上游的泥沙吵着嚷着要去大海。大海却并不接受这些泥沙，它习惯性

地使劲顶托，泥沙不得不驻足沉淀，形成了滩。当大海觉得哪儿不对劲时，滩已成陆。

这让我想起了那首歌《大海啊故乡》，这首歌开始很合我意，但后来，我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——我没动身子，“故乡”却在远去。故乡，是不应该移位的。我这才明白，我真正的故乡不是大海，而是上海，是浦东，是老南汇的惠南古城。

既然大海不是我故乡，远不远去就无所谓了。大海远去，能将沧海变桑田，滩涂变新城，让城乡变大变美，我的故土不就可以变大了？筑巢引凤，花开蝶来，日新月异的新城比一成不变的大海更有看头。

我一生眼见东海后撤了二十多公里，我不禁想问，海会不会继续远去，会退多远？我查阅了有关资料，长江上游与中游都已得到有效治理，输沙量起码减少了上亿吨。如此，

海虽然还会后退，但不会像过去那么快。也就是说，眼前的这片海，这辈子再远也远不到哪儿去。

新城有海景房，现在若拥有，大海定会伴你余生。然而，我知道，我心中的海，已经远去，不再是那个熟悉的故乡。但它留下的，是岁月的痕迹，是时光的沉淀，是记忆的永恒。

大海远去，带走了我的童年，留下了我的思念。我站在时间的河流中，望着那片渐行渐远的海，心中涌起的是无尽的感慨。我知道，我无法阻止大海的远去，就像我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。但我可以做的，是珍惜眼前的每一刻，珍惜这片土地上的一切。

大海远去，故乡不远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我将继续前行，追寻着自己的梦想，守护着自己的故乡。大海或许已不再是那个大海，但故乡，永远是我心中的故乡。